

王跃文 等著

天天向上

把握机会和运用机会才能有所作为
天天向上才能进步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王跃文 等著

天天 向上

把握机会和运用机会才能有所作为
天天向上才能进步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天向上 / 王跃文等著. —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5155-0387-5

I. ①天… II. ①王…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37371 号

Copyright © 2012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金城出版社** 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天天向上

作 者 王跃文等

责任编辑 雷燕青

文字编辑 夏 青

开 本 710 毫米 × 1020 毫米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40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九天志诚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387-5

定 价 36.0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84254364

编 辑 部 (010)84250838

总 编 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信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64970501



目录

危险年龄

许开祯 / 001

愤怒的胡杨

许开祯 / 063

纠结

唐达天 / 118

桃花水母

洪放 / 184

女支书

邓元梅 / 221

专案组


肖祥准 / 246

很想潇洒

王跃文 / 289

离任

肖仁福 / 309



车子以一百四十码的速度在高速公路上疾驶着。透过车窗，远处的昌灵山越来越近，像一幅油画，缓缓地在周志远眼前展开。苍松翠滴，紫烟缭绕，周志远已经闻到佛家胜地厚重的气息了。

脚下的这条高速公路，正是周志远刚刚获得“鲁班”奖的代表工程，也是周志远下海经商十多年来最得意的一件作品。每次驶上这条路，周志远心里都会涌上无比的喜悦和难以名状的激动。想当初方鹏飞还说，志远，你放弃吧，你是搞房地产的，公路建设你从未搞过，这可是市里的重点工程呀。周志远好像只说过一句话，我就不信我拿不下它。实践证明，周志远是对的。他不仅拿下了它，他中标承建的 A4 标段还一路荣获了市里、省里的年度优质工程奖，不久前又从北京捧回了全省唯一的一尊“鲁班”奖奖杯。

对于周志远和大洋公司在公路建设中的作为，不仅副市长方鹏飞傻了眼，就连中铁四局工程指挥部的头头们，也觉不可思议。陆副指挥说，行啊，志远，这次我服了你，下次我们再比高低如何。周志远笑笑，他当然不会在陆副指挥面前瞎吹牛，陆一鸣是他敬重的为数不多的几个男人里面的一个，一条路修下来，他和陆一鸣已成了朋友。陆一鸣大他几岁，是清华的高才生，他们在面子上互称老总，私下却叫起了兄弟。想想一起度过的那段艰苦岁月，两个人都觉得这份友情格外珍贵，尤其周志远，简直有点感恩陆一鸣。

是陆一鸣给他介绍了孟子坤，一个有点刻板却十分敬业的高级工程师。正是得益于孟子坤和陆一鸣的全力扶助，周志远的大洋公司才在这项备受关注的公路建设中脱颖而出，成为全市建筑行业的一颗明星。

当然，周志远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孟子坤死了！

孟子坤原在省建总公司担任总工，这些年省建的经营每况愈下，日子越

来越不好过，孟子坤又是个比较顽固的男人，总也不肯到民营公司屈就，哪怕年薪开到五十万。是一件事促成了周志远跟孟子坤的合作。省建总公司好不容易承接了一项涵洞工程，还是陆一鸣的中铁四局十六项目部以转包的方式给过去的，但在施工中省建居然没让孟子坤担任技术负责人，而是派了一名铁道学院的研究生。孟子坤耐不住寂寞，中间以个人名义去现场察看了几次，每次他都要带回来一大堆问题，以书面形式递交到省建的高层会议上。省建的领导本来就让下岗职工闹得疲惫不堪，现在又出来个孟子坤，动不动讲工程质量，讲安全隐患，还对整个工程的安全应急预案提出质疑，一气之下说了句很伤孟子坤自尊的话，你以为有知识就了不起呀，我们现在要的是工程，上万号人等着吃饭呐！话说完不到半个月，施工现场就出了事故，是特大事故。岩壁冒顶后堵住了作业面上的二十六个工人，恰恰是那个狗屁不顶的应急预案害了大事。孟子坤闻讯赶去时，二十六个工人已被困在里面整整两天，在现场工人的一再要求下，省建的领导才将孟子坤任命为抢险指挥部副指挥，但一切都迟了。施工中违章作业，安全通道没有预留，救援设施又跟不上，万般无奈之下，孟子坤向陆一鸣求援，陆一鸣带着二百多名抢险人员，奋战了三天三夜，才将工人们救出。

遗憾的是，有五条生命永远丢在了涵洞里。

孟子坤愤而辞职，关在家里谁也不见，一天到晚趴在网上，跟虚拟的世界对话，半年后陆一鸣敲开了孟子坤的家门，给周志远做了引见。也就是那次，周志远认识了林婉秋。

司机老范扭头问，周总，直接上山吗？

周志远收回遐思，见车子已到山下，葱葱郁郁的昌灵山巍峨地横在眼前，茂密的森林和丛生的灌木总带给人绿色和植被的畅想，周志远每次经过山下，总要静下神静静地凝望上一会儿。其实昌灵山并不出名，它连省里的风景名胜名点都够不上，可周志远却独独喜欢这里。这里宁静、安详，少了尘世的喧嚣与嘈杂，多了一份淡泊，多了一份静思。周志远喜欢这儿的博大与深沉，更喜欢这儿超然傲立、不与世争的洒脱与飘然。他跟妻子肖雅丽结婚的时候，还特意带着她爬过这座山，那时他还是个一文不名的小职员，肖雅丽更是个初出校门的傻丫头，两个人爬到山顶，对着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哇哇大叫。叫累了，就躺在山顶享受风的温柔。也许是肖雅丽第一次到这么原始的地方来吧，

大自然的粗犷和野性给了这腼腆女人一种蛊惑，她竟扒了衣服要跟周志远做爱。望着绿草丛中白生生的新娘，周志远体内的野性也被点燃了，他们疯狂地纠缠在一起，翻滚在万丈绿焰之中。在森林涛涛的轰鸣中，他们一次次走向高峰，以十倍、百倍于席梦思床上的激情，在对方的身体中疯狂地索取或给予。那一次的做爱成为他们做爱史上的一次经典，以至于后来的无数次，肖雅丽总是半饥半渴的提起山上的那次，语气里是深深的遗憾和无尽的回恋。而周志远则为自己的越来越力不从心感到自责，仿佛昌灵山顶的那次惊涛骇浪用尽了他一生的精血，无论他怎么努力，再也抵达不了那个高度。

周志远跟司机老范说，直接上山吧。

周志远此次来山，并不是什么公干。二十年前的今天，他、方鹏飞、汪世伦，当时北方大学中文系的三个高才生就会聚在这里，把酒问青天，凌云抒壮志，面对即将踏入的社会，三个青年才俊豪情万丈，意气冲天，发誓不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绝不见江东父老。后来方鹏飞提议，每隔五年，他们三人到这里聚一次，汪世伦立马响应，说应该把这定为他们的生命之约，无论穷困潦倒还是飞黄腾达，谁都不能把这个特殊的日子忘掉。周志远当时就倒了三缸子酒，说，为我们的生命之约干杯！

岁月荏苒，光阴似箭，转瞬间，二十年飘然而过，当年的激情书生如今已步入不惑之年。岁月这把可笑的刀子在三张白净的脸上密密麻麻刻下许多看不清摸不透的口子，仔细抚摸起来，竟觉得人生是那样的无常和充满变数。当年发誓要当一名作家，立志捧回诺贝尔文学奖的汪世伦如今竟成了一名顽固的学术家，在自己的三寸校园里唯我独尊，除了奉为神圣的孔子，任何不同的声音都不想听到。当年立志要教书育人的方鹏飞竟做起了政客，而且官运亨通，挡都挡不住。虽没能桃李满天下，却是子民千万呀！更奇的还数他周志远，他当时的愿望是漂洋过海，远渡日本，发誓要从海岛文化中探寻日本人掠夺的根源，还幻想给小日本注入一种大儒家文化，让他变得乖顺、听话，不要动不动就伸直了脖子跟中国人吵架。想不到二十年下来，他竟然成了一个商人。想想那时，他们三个谁不对商人嗤之以鼻呀，就连胡雪岩那样的儒商，也压根不在他们的眼皮之下。

想到这儿，周志远充满感慨地兀自笑笑。司机老范以为他笑路边的小贩，就说，这一带的农民，越来越刁蛮了，周志远随口道，难道你还要让他们过那种十亩土地一对牛，老婆娃娃热炕头的日子？

老范是个不善言辞的人，见老板这样问他，心想一定是自己说错了话，忙改口道，是呀，大家都在与时俱进呀。

周志远无意跟老范多费口舌，轻声道，你开车吧，说完就又闭上了眼睛。

这二十年间，无论他们多么忙，无论他们平时见面还是不见面，每逢这个日子，三个人都会从不同的地方赶来，在山顶住上一宿。世事的沧桑巨变，人生的浮起沉落，就在那一夜间化为山顶的清风，让他们轻轻一挥便去了。上次分手的时候，方鹏飞突然提议，说下次都把夫人带上，让她们也来感受一下我们的生命之约。汪世伦和周志远自然同意，反正三家的夫人早就认识，肖雅丽还一直想跟市长夫人林凡君拜姐妹哩。雅丽在报社工作，又管着广告这一块，自然是想借市长夫人的招牌多揽些业务，介于三个男人早就达成的君子协定，周志远一直没跟肖雅丽开这个口，还惹得肖雅丽老大不高兴哩。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那次分手之后，大约三个多月吧，林凡君却突然离开了人间。

林凡君是因为心脏病撒手人寰的。这个当年北方大学的第一才女，恩师林宇达的千金，曾经是他们三个人共同暗恋的对象，只是因为方鹏飞率先把爱表达了出来，周志远和汪世伦才不得不退避三舍。这样也好，至少避免了他们三人之间的一场恶杀，也给恩师林宇达少出了一道难题。关于林凡君的心脏病史，他们三人都很清楚，师母欧阳林茹就是心脏病患者，她把自己所有的优点一丝不剩地遗传给了这位掌上明珠，可她也错误地把心脏病给了自己唯一的爱女。为此师母很是自责，每逢女儿发病住院，她总是不能避免地也要发作一场。恩师林宇达治起学来一丝不苟，照顾妻女却是一塌糊涂，这个责任责无旁贷地落在他们三学友身上。后来方鹏飞公开向林凡君求婚，恩师林宇达第一句话便是她的生命极有限，你愿意负这个重吗？方鹏飞握着凡君的手，说我可以让她延长，无限延长。当时凡君就躺在病床上，鼻孔里插着输氧管，医生已给她下了病危通知书。换上别的男人，是没有勇气在这种时候求婚的，就连周志远和汪世伦，也觉得那样的场合求婚极不合适。可方鹏飞居然成功了！恩师林宇达把两只年轻的手握在一起，说，鹏飞，我今天就把她交给你了。说完，恩师林宇达背过身去，眼里浸满天下父亲最感人的泪水。

恩师林宇达是想让爱情的力量把女儿从病魔手中夺回来呀！

事实证明，方鹏飞是成功的。他让林凡君的生命延长了十多年，而且每一天都是那么的精彩，如果换上周志远或汪世伦，他们都不可能做到那个标准。

汪世伦是个只会工作不懂享受的人，生活上尤其腐儒得很，他的妻子杨小曼就不止一次拿他跟方鹏飞比，还说这辈子做过最错的事就是嫁给了他，让她连一点做女人的感觉都没有。周志远虽然不那么迂腐，可他风里浪里的，忽而辞职，忽而下海，忽而倾家荡产，忽而又腰缠万贯，连肖雅丽这样的女人都承受不了，要是换上林凡君，怕早是折腾过去十次八次了。

听到林凡君的死讯，大家都很平静，恩师林宇达更是表现出惊人的平静，他执意不让方鹏飞给凡君开追悼会，甚至连最简单的仪式都不让举行，弄得市政府一帮人很不安。最后经过再三协商，恩师林宇达才同意在报纸上发个吊唁，仪式最终还是没能举行，就连周志远和汪世伦也是单独去墓碑前凭吊了一会儿。

林凡君生前是著名的油画家，北方大学最年轻的教授。她走后，经汪世伦提议，汪世伦和周志远花了近半年的时间，为她出版了一本画册，书名还是汪世伦亲笔题写的。

那本画册至今仍摆放在周志远书橱最显眼的地方。

车子在半山腰颠簸着，一上了山路，奥迪的优势就全失尽了，尽管老范开得小心翼翼，可车座上的周志远还是被颠簸不时地打断思路。望望右边空着的位子，周志远觉得很对不起两位学友。肖雅丽本来说好要来的，可半月前省委宣传部、省工商局突然决定召开一次省内媒体广告论坛，会议又定在被誉为省内第一山的崆峒山召开。周志远婉转地劝留过肖雅丽，说今年的生命之约很特殊，你最好换个人去开会。肖雅丽却说，我去了也凑不全。言下之意是林凡君不在了，我去了又有何用？周志远听了，心里便有浓浓的伤感。

现在他隐隐感到后悔，如果执意再挽留一下，或许肖雅丽也就放弃了，那样的会她又不是没开过，前几次回来都说没意思，这次岂不也是凑凑热闹。而生命之约五年才有一次呀，这次又是夫人们头次参加，况且还是昌灵山，山顶还有他们爱的记录！

周志远在想，等会儿怎么跟学友解释呢？

车子终于爬上了山顶，司机老范已是一头的汗，好像这车不是他开上来的，而是他拉上来的。周志远想笑，又觉得这样笑一个忠心耿耿的职员很不礼貌，便说，这山道是越来越不好走了。

司机老范如释重负地笑笑，开玩笑道，这不怪山道，只怪奥迪不适合咱们

中国国情,换个吉普,早上来了。

周志远觉得,老范这话说得颇有哲理,便回赠道,哪一天我落魄了,你给我开吉普。老范惊道,这话可不敢随便说呀。

说话间,车子已开进停车场,说是停车场,其实只是个土场子,四周拉根红线,中间留个进出车的空。老范停好车,快快地下车,给周志远拉开车门,说周总请。

老范比周志远还要年长,每次这样的时候,周志远心里都不是滋味,他说了无数次,老范总是改不了。老范说,每个职业有每个职业的道德标准,我要是改了,我自己就觉理亏。周志远想想,还是让自己理亏吧,自己理亏总比别人理亏道德些。

下了车,环顾四周,见土场子空荡荡的,一辆车都不见。周志远心想,每次都是我先到呀,便让老范去叫山庄的老板。不大工夫,一位老农颤惊惊地走过来,怯生生地望着周志远。周志远问,你就是老板?老农点头称是,两只手在衣襟上下无意识地乱蹭,边蹭边说,首长要住吗?周志远记得,五年前好像是一伶牙俐齿的小姑娘,便问,这儿不是一个小姑娘开的吗?老农一听问这个,这才释然,咧嘴一笑,露出一口肮脏的黑牙,说,那是我闺女,早出嫁了。

周志远噢了一声,算做回答。心里却想,五年会改变多少人和事啊!

说是山庄,其实是乡里人吹喇叭,赶个时髦罢了。真正的建筑,就是五间土坯房子。四间住人,一间用做厨房。不过看院里的景致,好像最近生意不错。这时候,一声钟鸣洪然而响,寻声望去,旁边的寺院里烟火缭绕,紫气腾腾。那寺院叫万丈寺,取“万丈红尘,一眼笑过”之意,寺里的住持周志远认得,是个半道出家的农夫,识字不多,却满口乡野哲学,“万丈红尘,一眼笑过”就是他的杰作。

登了记,拿了钥匙,周志远突然问,今天有生客住进来吗?

老农也像恍然大悟似的,拍了下脑门儿,问,你是方市长呀?

周志远一笑,说,我不是,我姓周。

老头纳闷儿了,说,奇怪呀,乡上刘书记说方市长今天要来,让我收拾好屋子,还说车一到,马上就去找他。原来你不是方市长呀,看你这架势,把我吓得。

老头儿说完,诡秘地一笑,从老范手中要过钥匙,又拿出另一把钥匙递给周志远。说,不好意思,我给错了。

周志远自然明白,但不点破。想想万丈之外,仍有红尘,周志远又一次笑了,看来红尘无处不在呀。他打开门,见室内设施还算干净,便宽容地冲老农笑笑。刚坐下他忽又想,乡上的刘书记怎么知道方市长要来呢?

莫非连这样的消息也能走漏?

正想着,院外已是一片嘈杂,一个麻脸胖子带着几个人走进院来,粗声喝道,老苟,车啥时来的?

老农一步跃出门外,边打手势边应声,不是市长,不是市长。麻脸胖子并没停步,径直闯入周志远的房间,端详了一眼,确认不是市长后方才离开。周志远对胖子的无礼并没动怒,入乡随俗,乡野自有乡野的规矩,他是不好见外的,但一想胖子唤老农老狗,心里便有些痒痒,很想追出去质问一句,不料老范开口道,这老汉姓苟,我看过的。周志远心里一笑,觉得自己真是愚顽。

麻脸胖子的出现真是让周志远纳闷儿,也多多少少败坏了他的兴致,按说,像他们这样纯私人的约会,是不应该传到外界的。转念一想,现在什么事儿能不传呢?

稍事休息,周志远来到外边。昌灵山以它的冷峻和挺拔默默注视着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远处的松涛声,近处的风鸣声,像一首非常和谐的咏叹调,回彻在周志远耳边。按说,满目青山绿水,一派险峻风光,是能够打动周志远的。可不知怎么的,周志远突然就少了观赏的兴趣。

此时已近下午六时,斜阳透过松柏,正把一天中最后的余晖尽情洒在大地上。周志远默默站了一会儿,心里突然就有了一层孤独感。这些年驰骋沙场,南征北战,他心里是很少有这种孤独感的,即或有,也被他死死压着,不让它升起来。

周志远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男人。商海沉浮,人生变幻,他早已从当年那个一腔热血、满腹豪情的壮志青年中走出。人生的磨砺,岁月的沧桑,已把他炼成了一个铁血男儿,他觉得自己的心中早已盛得下千山万水,而且,没有什么东西,再能掀起大波大澜。

可是现在,周志远却突然感到莫名的急躁和烦乱。

他掏出烟,他是很少吸烟的,初次做生意赔尽后,他连吃牛肉面的钱都没有,他又是个死要面子的人,从不跟老婆肖雅丽张口,只好从戒烟开始,这一戒就戒了十六年。不过,烟是他身上必备的物品。烟、打火机、手机,这三样东西缺了任何一样,他都觉得心里不踏实。

他的烟主要是给领导们敬的。

别看他现在生意做得很大,拿总会计林婉秋的话说,他是昌市名副其实的亿万富翁,而且连他自己也相信,在昌市,像他这样的亿万富翁恐怕再找不出第二个。

但他毕竟是个民营老板呀!拿老同学汪世伦的话说,他只不过是个包工头而已!

他点上烟,却不吸,目光焦灼地,在山道上搜寻,天眼看要黑了,太阳落了天就黑,这是昌灵山一大特景,没有谁能解释得清楚。难道他们不来了?不会呀。

周志远迈着焦躁的步子,在山顶上转来转去,他回到山庄时,司机老范已睡着了。司机老范的瞌睡就跟小偷的妙手一样,一有机会就来。这是一个职业司机练就的职业功夫,周志远心里清楚,老范的瞌睡跟他的业务有关,或者说他的日理万机造就了老范的这等功夫。

已经过了晚饭时间,周志远的肚皮开始叫唤。山庄的老苟跑来问过两回了,周志远还是坚决地摇摇头。

大约七点半钟,门外突然响起声响。周志远奔出去,却见是一三码子,突突的,叫嚣了几声,灯一灭,熄了火。周志远失望地往回走,身后猛地传来汪世伦汪校长的声音。

转身再望,就见汪世伦提个旅行包,从三码子上跳下来,边跳边嚷嚷,颠死我了,这破路,这破车。

周志远吃惊地盯住汪世伦,夜幕下,汪世伦看上去很正常,并没什么突发性事件的反常。他疑惑地走过去,问,你是坐它上的山?

汪世伦道,不坐它还坐甚?就这还是花五十元钱雇的呢。说着便从皮夹里抽出张五十元的钞票,递给司机。司机土头土脸,典型的山里人模样,他拿着钱,特意跑到灯光下,仔细端详了半天。这动作把汪世伦惹火了,嚷道,看什么看,不要拿来!司机嚷嚷道,不会是假的吧?汪世伦啸叫道,假的?你当我什么人?我堂堂一个校长,岂能拿假钱?司机嘟哝道,校长?小学的吧。汪世伦还要争嚷,周志远挡开了,说,到底咋回事,车呢?

卖了。汪世伦跟着周志远进了屋,才把车子的事情说清楚。

汪世伦真把车卖了。他搭班车到了山下,左找右找,找不到上山的车,最后才掏钱雇了辆贩菜的三码子,不料三码子半山腰上灭了火,他帮着推了半

个小时,才折腾到。你看看,我的衣服、皮鞋,他还怨我给他假钱哩,汪世伦余怒未消地说。

算了,他也不容易,要是真收了假钱,还不知道冤成啥样哩。

他不容易我容易?明明是他侮辱我,你反倒向着他。汪世伦梗着脖子,像是非要争出个谁对谁错来。周志远知道他的脾气,也不跟他计较,随口道,你这也算体察民情,等会儿市长大人来,我给你表上一功。

他不来了。汪世伦突然说。

什么?周志远一惊。

路上我收到他的电话,他有急事,不能前来,他向你我道歉。

周志远怔住了,半天后才说,是吗?他的声音暗了许多,像是丢失了什么贵重的东西,心一下子暗淡了。

吃饭的时候,汪世伦又说,本来我也来不了的,可你的电话死活打不通,我怕你急,只好赶来了。

这话说得周志远本来就消退了的食欲当下全无,他望着新鲜的土鸡,像是盯住一个陌生的女人,不知道该不该跟她握手。汪世伦却全不理睬,鸡在他嘴里恰如孔子的某句经典,让他咀嚼得那么起劲。吐掉嚼剩的骨头,汪世伦边撕鸡腿边说,当然,我来还有另一件重要的事。

周志远只是静静地看着汪世伦如何将那只完整的鸡腿撕扯成鸡丝,又如何津津有味地将它咀嚼成胃里的一道美味,这个过程本来能带给饥饿者某种享受,周志远却觉汪世伦吞下去的,是自己心灵的碎片。

尽管如此,周志远还是问,嫂夫人为何没来,不会是没车的缘故吧?

别提了。汪世伦喝口鸡汤道,洋洋要考音乐学院,半月前她就陪着去了上海。知道啥叫竞争吗?上海音乐学院附近的宾馆房价都超过五星级的了,就这,还得半月前订房。

噢。周志远并不是感叹房价的暴涨,他是感叹洋洋。在他心里,洋洋好像还在上小学,扎个小辫子,乍一听考音乐学院,就觉岁月快得真是让人受不了。

明月升起的时候,周志远和汪世伦坐在了棋台上。这张棋台据说是五百年前两个砍柴的樵夫,因为一棵枯干的树分不公,决定以棋决胜。不料两人坐下来,就没能再起来。他们足足杀了一生,最后还是没能决出胜负。

因为少了方鹏飞,也少了三个计划中的女人,说话就显得琐碎而又缺乏

热情,多少有点走过场的嫌疑。周志远心里想,也许他们的生命之约,就要在这种残缺中永远结束了。有些美好的东西一旦打破,再想复原就很难,为此他心里又多了份遗憾,觉得人不该把什么都打破,至少该给自己的心灵多留一份美好。所以他说,鹏飞这人,他打碎的是三个人的世界啊!

汪世伦接话道,你还说哩, he 现在是官越做越大,人越活越小呀。

周志远听得莫名其妙,他是很少评价别人的,即或评价起来,也不像汪世伦这么含沙射影。

知道吗,他所说的急事?汪世伦俯下身,目光近距离射在周志远脸上,周志远的确是不知,但他相信汪世伦已经知道了。

果然,汪世伦长叹一声道,是为了于菲菲呀!

于菲菲?周志远的神经猛地一紧,于菲菲他是知道的,昌市这几年最活跃也最能引起争议的青年女歌手,周志远虽然不是歌迷,更不是追星族,但于菲菲的演唱他还是听过几次的。

都是他请别人去听的。一个聪明的生意人不在于自己有什么爱好,关键是要知道领导有什么爱好。

于菲菲的演出火辣、热情,能带给人血的冲动。这是他对于菲菲最不专业的评价。

汪世伦接着说,于菲菲代表昌市参加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已杀进全省前三名,这三个个个年轻漂亮,都有音乐天才,重要的是后面各有一股力量在支撑,这让评委们很头疼,不知到底该让谁出线,毕竟能去中央电视台决赛的只有一人。

周志远不解地问,这关鹏飞什么事?

汪世伦顿了顿,故意卖个关子,然后极神秘地说,方鹏飞爱上于菲菲了。

这话太出乎周志远的意料,他一下没话了,傻傻地坐在棋台上,表情张皇极了。无论如何,他是没法将一个前途无量的副市长跟一个火辣辣的年轻女歌手联系到一起。如果是偷情他还能弄明白,可汪世伦用的是爱这个字眼。

他脑子里突地蹦出林凡君亲切而又凄美的脸来。

汪世伦显然对此事怀有某种敌意,仍在喋喋不休地讲述方鹏飞和于菲菲的故事,他说于菲菲的背后,站的正是我们可敬的副市长,掏票子的却是酒厂。周志远这才记起,于菲菲曾做过酒厂的形象大使,酒厂的不少广告都印有她火辣辣的艳影。

这真是天方夜谭！周志远忽然冒出一句话。他站起来，随时准备离开。汪世伦一把拽住他，说还没讲完哩，汪世伦接着又讲，酒厂不久前改了制，产权一次性卖给了胡厂长，知道是谁做的主吗？

这还用问，方鹏飞是政府的二把手，掌管着全市的财权和人权，区区一个酒厂，在方鹏飞手里，根本算不了什么。

周志远想不通的是方鹏飞会为一个小丫头片子献上自己的政治前途？他可是有名的政治高手呀！算了，这个问题已超出了他们聚会的内容，周志远觉得，背着一个老朋友谈论他的私事，多少有点小人作风。可让汪世伦这么一搅，他的谈兴全无，看来，这次聚会是要彻底失去它的意义了。

起风了。

风从很远的地方吹过来，在山顶放肆地叫着，周志远感到有点冷，他站起身，活动了几下筋骨，说，我们回去吧。

汪世伦说，别呀，我正事还没说哩。

什么正事？周志远问。周志远觉得，今天的汪世伦有点反常。

汪世伦说，你坐下，坐下我跟你慢慢说。

周志远只好坐下。

是这么回事，汪世伦起初有些结巴，有点难为情，说着说着，他便自然了。到后来，竟有点理直气壮。

汪世伦要修一座孔子纪念馆。

地已经规划好了，市里答应给特批，图纸也在设计中，可汪世伦没钱。

汪世伦说，能建一座孔子纪念馆，是他此生的梦求。他跑遍了全国，发现像模像样的纪念馆太少了，少得让人寒心。现存的几座孔庙，不是历经劫难，就是文不对题，压根就不能说是为圣人修的，完全是后人打着圣人的旗号，在曲解圣人。

我们不能无动于衷呀，汪世伦叹道，泱泱文明古国，怎么能如此漠视文明的缔造者呢？

等汪世伦发完感慨，周志远才说，你的大志我敬佩，可这是生意，不是学术，也不是友情，我们不在这儿谈好吗？

要谈，一定要谈。你看我现在把车也卖了，所有的开支都压缩了，老方还答应市财政调剂一点，当然，这都是杯水车薪，起不了用的，可表明我有决心呀。老弟，天降大任于斯人，你可不能说不呀——

周志远觉得好笑，弄了半天，汪世伦风尘仆仆赶来，是要跟他谈生意。

一笔只有投入永远也不会有产出的生意。

他不想扫汪世伦的兴，但也不想给他的愚顽捧场，他说，当初我们可有约在先，我们三人，还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吧。

与时俱进呀！老弟，当初我们多大？年少气盛，一时冲动就立下这么个规矩，你还能当真？不是有句话叫资源共享吗，你和鹏飞，可是我汪某人现在最大的资源呀！

这话像一盆冷水，刷地就把周志远心中仅存的点温情给浇灭了。接下来他开始沉默，他感到孤独感再次骤然升起，很强烈，很悲凉。

汪世伦纠缠了半天，见周志远一个字不吐，一下来气了，痛斥道，商人，典型的商人，见利忘义，我算跟你白交了。

周志远还是不吭气，他觉得汪世伦有点原形毕露，原形毕露后的汪世伦反而有了人气，显得更可爱些。

二十年后的生命之约就这样不欢而散。因为气愤，汪世伦不愿跟周志远同屋睡，周志远只好让老范给他另开了房间，正是老苟给方市长准备的那间。躺在床上，周志远突然觉得泄气，就跟满腔激情的运动员踢了一场非常窝囊的足球赛一样，不但对这场球不满，对足球本身也产生了怀疑。

夜幕沉沉，熟睡的昌灵山发出均匀的鼾声，周志远强迫自己入睡，明天还有更多的事等着他。

手机响了，震动声将刚刚入眠的周志远惊醒。周志远很纳闷儿，这么晚谁会找他？这部手机是他的秘密，知道号的人不超过五个，连妻子肖雅丽都不知道他还有这么个秘密。

临行前他把其他两部手机全关了，为的是不让烦事琐事打扰他们。他摸出手机，竟是林婉秋打来的。

他迅速接通，屏住呼吸静听，这么晚打来，绝不会是问候。

还没睡？林婉秋的声音跟人一样，总是那么婉约而细致。

是。周志远的心跳在加速。

你回来，家里有点事，林婉秋说。林婉秋的声音很平静，但周志远分明听到她是在极力克制。

要紧吗？他问的真是多余，不要紧会让他这么晚回？行，我现在就回。他

紧跟着说。

你……路上慢点。林婉秋欲言又止，说完便挂了电话。周志远让老范发动车子，自己给老苟放下二百元钱，让他天明后跟汪世伦说一声，便一头钻进车子，飞速地下山。

一定是十万火急的事，林婉秋越平静，说明事儿越大。周志远想，家里，是她家？我家？还是公司？

二

天明时分，车子进了市区。

路上周志远狠命地忍住想打电话的欲望，只在心里做着种种预测，现在他的心反而平静了，他觉得无论什么事，他都得面对，犯不着自己先乱了方寸。

林婉秋在公司等他，一见面，周志远就觉事情有可能超出他的预想。林婉秋整个人都变了形，分开仅仅一天，她像是瘦了一圈。

说吧。他在她对面坐下，目光尽量不去碰她，这个女人已经经历了失夫之痛，还有什么更大的悲哀让她在一夜间瘦成这样？

你先去洗个澡吧，不急。林婉秋的声音依旧婉约，像一层温情的海绵，能裹住任何伤口。

不了，不会是潇潇惹你不高兴吧？

潇潇是孟子坤和林婉秋的女儿，在北京读大学，前两天回来过，嚷着要出国。

你先别问，好吗？林婉秋抬起目光，在周志远脸上仔细地滤了一遍，说，去吧，泡个热水澡，水我已经放好了。

在这样的女人面前，周志远总是那么地言听计从，周志远感谢上帝，让他认识了林婉秋，他放心地把自己一大堆家产交给她，让她那双灵巧而细致的手去打理，他自己腾出更多的精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躺在浴缸里，周志远的心慢慢放松，或许是自己太紧张了，总是担心生活中有意外发生。有那么多的意外吗？周志远自嘲地笑笑。自从过了四十岁，他的神经就变得敏感起来。人们都说四十岁是成熟稳重的年龄，周志远却顽固地认为，四十岁是个危险的年龄，他还用一大堆事实来证明，比如不少杰出人物英年早逝，比如不少稳固的家庭突然出现裂缝，比如……总之，周志远认